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林公案 第六十回 化民釋怨匪患肅清 暴病歸真全書結束

且說林公查明陝西、渭南等四屬的刀匪勾結藏民中的不肖分子劫掠抗拒的癥結，馬上傳見各州縣，剖析開導，說地方官為民父母，當為百姓除害，豈可縱匪殃民，置之不問。以後州縣官果能認真緝捕，有犯必獲，不獨往事不問，並當獎敘勞績；若仍見匪卻步，捏詞粉飾，立加參事，決不寬貸。各州縣奉諭而退，各回衙門，嚴限民壯捕快，認真捉拿刀匪，不可輕縱。當時只有渭南縣知縣餘炳燾，素具膽略，自奉林公面諭以後，回到衙門，與各師爺商議一番，決定擒賊擒王，從治本著手，便分派精乾快班探明刀匪巢穴，然後不動聲色，親率兵役，在深夜時候，馳赴刀匪巢穴，奮勇搜捕。那些刀匪都從夢中驚醒，不知虛實，都慌亂異常，失卻了聯絡。膽小的嚇得手足無措，無力抵抗，被官兵生擒四五十名，一律捆縛；強悍的匪徒，拚命作困獸之鬥，被官兵當場格殺的，也不計其數。並在匪巢中搜獲火器軍械甚伙，直到東方發白，方才完畢，帶著刀匪回衙門。炳燾就將獲犯親自解省。上撫樞稟報獲犯情形，林公大加獎譽，並替他附片奏明。旋奉硃批，餘炳燾剿匪異常出力，逾格擢升知府。就此各州縣皆知激勵，個個存著升官思想，剿匪異常出力，不到一個月，渭南四屬的刀匪，格殺無算，擒獲解省的也不少，以外都逃得不知去向。刀匪絕跡，地方就此安靖，這也是林公調度有方；才能收此速效。

道光帝因林公平匪有功，次年即調任雲貴總督。原來雲南地方，漢、藏雜處，雙方都各歧視不能相安，十多年以來，時有衝突發生。前任滇督李星沅，也是知兵大員，屢次派兵剿辦，完全治標，專事殺戮，故非但此種風氣未能消弭，並且引得藏民仇視漢人較前更甚。所以道光帝特授林公為雲貴總督，責成他辦理此事。林公奉旨後，趕辦移交，就由西安起程，趕赴新任，接印視事。在省文武屬員，都來轅參見。林公向他們詢問前督辦理藏匪情形，方知漢、藏啟釁，始初不過漢民與藏民互相仇視殘殺，事件極小。自前任李制軍迭次用兵，一味用猛，殺伐太重，連帶安分百姓也被官兵殺死無算，於是人人抱怨，仇視愈深，加以游匪從中造謠挑釁，以致此剿彼審，連年兵民相殺不已。林公問明前情，一面出示曉諭，大概說：漢、藏同是朝廷赤子，長官為民父母，應當一體愛護，並無歧視，只分別誰匪誰民，著爾等安分。漢、藏協力同心，幫助官兵，捉拿游匪，以靖地方，倘敢窩藏附和，國法決不寬容。

自經出示後，漢、藏都知新改過，安分營生。只有雲州地方，仍有強悍匪徒，糾眾劫殺。林公見他們冥不畏法，即飛飭順寧文武，嚴拿匪首，從嚴處辦，解散脅從，以安閭閻。順寧知縣楊觀掣奉札飭，親率兵役，及參將劉思禮前往新村訪拿著名藏匪黑臉馬五等要犯。馬匪竟敢糾眾持械拒捕，虧得官兵人人奮勇，當場把匪首馬五、馬滿大二犯格殺，割取首級，並生擒匪黨郭望年等六名解省，按法律嚴辦。又據姚州、右甸等處文武，拿獲董老官、范小黑、張小沅等著名悍匪，解省審實口供，一律梟首示眾。就此全省悉肅清，漢、藏各安生業。林公正在把上文辦理情形拜折奏達朝廷，卻巧接到軍機大臣字寄，內開雲南藏民丁燦庭等，來京控告香匪合謀殺多至一萬多人性命，實屬駭人聽聞。上諭林公平心研鞫，以明真相，並將原呈抄寄。林公奉軍機處字寄，馬上檢查案卷，方知藏民丁燦庭等與漢民互相仇殺，積有七八年，漢、藏兩方死傷人命甚伙，案卷重迭如山，一時哪裡分得清皂白，只好一面委派幹練道員，赴以前漢、藏互相仇殺所在，密訪始末情形，一面逐一披閱歷來案卷，推闡研究，以期明澈，專待原告藏民丁燦庭由部咨解到省。待等解到以後，林公即提兩造人證，會同藩、臬兩司，詳加研訊了幾次，證以委員的查復，方得明瞭此案真相。

原來此案起自二十五年四月，當有藏民在板橋地方演唱雜劇，詞句之中，把漢人有心糟蹋。在場漢人，那時聚眾把道真寺打毀。早經賠銀調處，不料藏民張世賢、丁泳年等心中還不甘服，糾眾尋仇，先將漢人張占魁殺斃，焚燒樊家屯、窯門口二寨。官兵去彈壓，反被拒捕受創。是年七月，外藏又聚眾進攻思母東寨，放火焚燒枯荷街、陶家寨、大田街，殺害漢人高朗，並將都司楊朝勛、守備潘惠揚等擄去，這是此案初起時，藏民逞凶的實在情形。丁燦庭京控稟中，亦曾用漢、藏誤罪四字，巧自掩飾。是年藏民又與官兵在小鬆寨接仗，傷害游擊朱日恭，燒燬漢民村莊無算。二十六年春間，藏子黃巴巴聚眾數千，搶劫客商銀兩，並拒敵官兵，千總趙發元、都司繆志林等先後陣亡。連年漢民房屋，因被藏民燒燬三千數百間，雲州受害最烈。該地漢人紳耆，皆稱連年藏民殺漢民，前後統算，數倍於漢民殺死藏民。丁燦庭為藏民頭腦，自知闖出了滔天大禍，竟欲想以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，捏詞京控，虧得遇著這位林青天，奉旨秉公審理。林公不知花費了多少心思，彩探研訊，方得水落石出。但是案情已經鬧到這樣浩大，若再操之過激，只怕藏民聚眾造反，更加弄得不堪設想。便與巡撫、司道再四熟商，只有舍剿言撫，三大憲盡表同情。於是林公親自擬稿，把訊明丁燦庭京控一案的曲直，並擬定的善後辦法，拜折奏聞。旋接奉硃批，如議辦理。當即札飭永昌、順寧等處的文武官員，出示化導漢、藏，不許互啟猜疑，彈壓游匪流氓，不准藉端挑撥生事。一面把漢、藏的絕產逃產，由該管官員一律清理髮還，並命漢、藏中的紳耆耆宿，勸令同族居民自相約束。又令各具切結，以藏保漢，以漢保藏，永禁侵凌，各自安分營生，把連年仇殺不已的漢、藏爭執，完全結束。

哪知丁燦庭開了京控的先例，永昌藏民又有兩起京控，奉旨發交原省總督研訊。林公奉諭後，飭提被告人證解省，日久未見解到，很為詫異，飛飭保山鄰境各文武查明。旋據保山知縣官稟報，前月二十八日，會營帶兵押解京控案內被告人證來省，行至官坡地方，被保山七哨居民劫去。次日，哨民又聚眾入城，焚燒縣署及監獄，放出監犯。京控人證週日庠等乘間走失等語。同時又接到該處鎮道府縣會稟前來，情節大相懸殊，南轅北轍，絕不相同，此中情弊，不問可知。林公閱罷來文，不覺赫然震怒！立派得力巡捕分道飛探。次日先後回轅稟稱：保山七哨匪徒不下數萬人，此次劫奪京控人證，都是此輩所為。他們遇見官兵，槍炮亂放，以致外委胡思榮左臂受傷，軍械馬匹被奪一空。次日在城文武正在會商，不料哨匪越城而入，聲稱搜殺藏匪，一百多名藏民逃到縣署中，哭求救命。哪知哨匪跟蹤追到，殺死藏民，焚燒縣署及監獄。他們自知闖了大禍，索性圍困永昌城，拆去瀾滄江板橋，派匪把守。該處適為要道，遇有公文投遞，哨匪即攔截拆看，倘為調兵文書，立時撕去。林公素知七哨民眾約有數萬人，非調重兵難以剿辦。於是札商提督榮玉材調集重兵，先赴永平駐紮；又調省標六營及昭通、威寧、安義等鎮總兵，各帶本標人馬，由東路前進；又調騰越、龍鄰一鎮一協的兵弁，約共二千名，由西路前進；以期會師夾擊，大約正月月底可以到齊。佈置既定，然後拜折奏明出巡剿匪，即日由省起程，赴大理駐紮。該處距離永昌六站，自可隨時相度機宜，分別調度。一面刊印許多告示，遍貼永昌各地，曉諭各村漢民：如不附和哨匪，概不株連；倘然已被脅從，如能悔罪輸誠，亦可免予究辦；如有覺悟自首，須將首要各犯縛獻，自可免罪；所有江橋板片已經修好，如有人再敢拆毀，及攔阻文報等，立拿嚴辦。姑念爾等愚魯無知，不忍不教而誅，若仍冥頑不化，罔知利害，則大兵一到，惟有痛加洗刷。屆時玉石難分，概行誅戮，決不曲予保全，莫謂言之不預也。自經大張曉諭後，一班脅從的哨民，便想保全身家性命，私下逃避了不少。等到東、西兩路會齊，林公傳令仍分兩路進剿。一班哨匪探得林制軍駐紮大理廳，調集雲、貴兩省重兵前來洗刷。保山七哨亂民都嚇得膽戰心驚，毫無鬥志，望見了官兵旗幟，先自潰散。故爾官兵直入匪巢，格殺了幾百悍匪，生擒二百多名，就此永昌匪患肅清，一面以匪犯審實口供分別定罪。不料漏網哨匪逃至趙州彌渡，勾結土匪滋事。林公親自督兵進剿，踏破巢穴，斃匪數百。該處安分百姓，擒縛首犯獻至軍前。於是召集該處漢、藏耆老，曉以大義，諭以恩信，諸耆老感激涕零，自願誘捕歷年拒捕戕官諸匪，解送督轅，按律處決。連年漢、藏仇殺的巨案，方告結束。於是把辦理情形，拜折奏聞。

道光帝閱奏，大為喜悅，降旨林則徐著加太子太保，賞戴雙眼花翎。林公固知功高招忌，還是趁此機會，急流勇退，免得再被權奸設計陷害。打定主意，又只恐當今皇帝不放他辭職，只好告病，拜折奏請開缺就醫，連上三次奏折，皇上方才批允，並派員署理。林公辦理移交，引疾回轉侯官原籍。直到道光駕崩，咸豐登極，師傅杜協揆力保林公，林公接奉朝旨，初尚以年老多病辭謝，不料洪秀全等聚眾數萬，在金田村起義，戕官據城，大有窺視中原之勢，嚇得廣西巡撫鄭祖琛一籌莫展，只好奏達朝廷，告急求

援。咸豐報閱奏章，便召師傅杜受田入宮商議。杜協揆即保林公為欽差大臣、向榮為廣西提督，同赴廣西剿辦。林公接奉朝旨，又得杜協揆親筆書信，勉以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的大義，林公只得領旨。即命向榮調集精兵，馳往桂林赴援，自己先到北京陸見請訓，然後趕赴廣西。不料行抵潮州普寧縣，暫住行轅，以便就近調遣。誰知至第三日竟會猝發暴病，不及醫治，即行辭世。

這也是中國人民的劫數，清朝的惡運來臨，不可挽救！如林公生前禁煙的計劃實現，那末中國不至弄到現在這般貧弱。

天心難問，喪此良材，徒令後人歎息。總之我們別的不去問他，就是禁煙，已可見其眼光遠大，敢作敢為，這種事業，何等偉大呵！作者見了現在的煙禁廢弛，遭害未已，想起林公事業，不免仰天長歎。林公死了，本書至此，也得與讀者告別。

茲將平江李元度所撰的林文忠公事略，附錄於後，以作尾聲。

其文云：道光三十年春，文宗皇帝既嗣服，下詔求賢。時太子太保雲貴總督侯官林公，方引疾家居。大學士潘公世恩、尚書杜公受田，交章以公應詔。奉召入都，未即至，九月粵西洪秀全等稔亂，特命公為欽差大臣，馳赴廣西督剿，尋命署廣西巡撫事。公故嘗督粵，威惠著聞，至是力疾赴任，粵民額手相慶，洪、楊黨羽驚散大半，洪秀全懼，謀遁入海以避公。十一月公行次潮州，遺疏入，上震悼，優詔議恤，賜祭葬，予諡文忠。自公薨後，軍民失所依，洪、楊黨不可制，未幾逾嶺涉湘，絕長江，踞金陵為窟穴，蹂躪遍中國，相持至十四年，竭海內全力，廩乃克之。論者謂生靈多厄，若得假公數年，洪、楊不足患矣。

然公之身係天下安危者，尤不殆此也。先是公總督湖廣，時鴻臚卿黃君爵滋，疏請禁鴉片，以塞漏卮，有旨下中外大臣議復。公條上利害，深切著明，宣廟嘉焉。十八年冬，命公為欽差大臣，蒞廣東查辦海口事務；明年，補兩廣總督。公宣諭德威，繕守備，於虎門各海口，添建炮台，設木桴鐵索，奏移高廉道駐澳門，撥隸水師資控馭。

時通商之國以十數，咸傾心受約束，惟英吉利持兩端；九月，夷目義律等，以索食為名，糾師船犯尖沙嘴，公遣參將賴恩爵擊走之，斷其接濟；尋六犯海口，皆受懲創。義律潛赴澳門，請西洋夷目遞說帖，求轉圜。公以其言未可信，奏請相機剿撫，並請敕福建、浙江、江蘇諸督撫，嚴防各海口。復奏請停貿易。英人屢撼之不動，大懼既以粵之無隙可乘也，乃改圖犯浙，陷定海，掠寧波，沿海騷動，在事者莫能折衝禦侮，爭歸咎於公，因中傷之，事垂成而敗。代者至，悉反公所為，恐和議之不速成也，撤公所設各隘以媚之。英人遂徑犯粵城。公知事不可為，具遺疏以待圍解。上命以四品卿銜赴鎮海軍營效力，尋謫戍伊犁，海疆事自此益棘。王相國鼎，湯協揆金釧，至以死生去就爭之，卒為忌者所持，不能回上意。若得令公始終其事，決裂何至於此！公之為天下重也，可勝道哉！

公諱則尺，字元撫，一字少穆，晚號俟村老人。父賓日，歲貢生，家貧力學，以經術掖後進，有子三，公其次也。生而警敏，長不滿六尺，英光四射，聲如洪鐘，每劇談，隔舍數重，聆之輒了了。年十三，郡試冠軍，補弟子員，二十舉於鄉，就某邑令記室，閱撫張公師誠見所削牘奇之，延入幕。嘉慶十六年，公年二十有七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派習國書，授編修，益究心經世學，雖居清秩，於六曹事例因革，用行政之得失，綜核無遺，識者知公為輔器矣。歷典江西、雲南鄉試，分校己卯會試，咸得士，二十五年補御史。適有海寇張寶，投誠濬累官副將，至是擢總兵。公慮其驕蹇不可制也，疏劾之。仁宗聽其言。尋公外放杭嘉湖道，修海塘，興水利，士民德之。會聞父病，即引疾，不待命馳歸。道光二年授准海道。明年，擢江蘇按察使，決獄平怨，民頌之日林青天。尋丁母憂。明年，奉旨赴南湖督修堤工，工竣，仍回籍守制。六年夏，命署兩淮鹽政，以未終制，辭不拜命。七年按察陝西，尋遷江寧布政使。丁父憂，歸濬福州西湖，以惠桑梓。

十年夏，補湖北布政使，尋調湖南。十一年夏調江寧，遂擢東河總督。疏能，優詔不許，尋奏言稽料為河工第一弊端，其門埭灘堆埭諸名目，非抽拔折視，難知底裡，已將南北十五廳各埭，逐查抗弊者察治，得旨嘉許。向來河臣查驗料埭，從來未有如此認真者。十二年春，調江蘇巡撫，吳中饑饉，公奏免漕糧籌賑恤，清釐各屬交代，盡結京控諸獄，味爽視事，夜過半方息，數年如一日焉。會考績疏言，察吏莫先於自察，必將各屬大小政務，逐一求盡於心，然後能舉以驗屬吏之盡心與否。若大吏之心，先未貫徹於此事之始終，又何從察其情偽？臣惟恃此不敢不盡之心，事事與屬僚求實際耳。公此言，蓋生平得力處也。

先是，公在江藩任內，以各屬水災，建議倡捐、籌賑、資送、留養、收孩、瘞棺、捐衣、勸糶、養佃、典牛、借籽種、禁燒鍋，凡十二則；經江督陶公澍奏行，至是事竣，在事者得獎敘。公之為臬司也，奉詔綜辦三江水利，以憂歸。嗣經陶公澍奏允，孟濱、劉河，分年籌辦，至是孟濱工竣，公以劉河為三江之一，淤墊尤甚，請勸辦，從之；又言江蘇錢漕倍他省，其中有緩有急，有舊有新，勢難一律清款，與其漫無區別，徒令剝肉補瘡，莫若專嚴於提新，而暫緩補舊，新款果能全解，是州縣無新虧，而舊欠亦可冀彌補，得旨竭力為之。江南人文甲天下，鄉試恒萬六七千人，入試院時，極一晝夜之力不能畢，有擁擠僕斃者；公創設信炮，立燈牌，陰以兵法部勒之，日晡而畢。十七年春，擢廣東總督。荊襄苦水患，歲以為常，公修築堤工，躬自監視。奏籌襄陽等屬鹽務緝私事宜，及辰沅道屬苗疆屯務事宜，皆如議施行。尋疏報南北兩省，拿獲奸民與販鴉片各情形，璽書褒美，又以江、漢安瀾，請列漢神於祝典。

十八年冬入覲，賜紫禁城騎馬，即奉使粵之命。公之在粵也，奏虎門收繳英吉利躉船鴉片，已十逾其八，得旨褒敘。及奏請剿撫兼施，手敕報曰：既有此番舉動，若再示柔弱，則大不可，朕不慮卿等孟浪。但誠卿等不可畏蒞，先威后德，控制之良法也。尋請停貿易，又奉諭曰：該夷自外生成，是彼曲我直，中外咸知，尚何足惜。公前後所陳皆稱旨，為忌者所中傷，卒不安其位，而天下自此多故矣。

公議戍時，河決開封，首輔王公鼎出視堤工，疏奏留公督辦，工成仍就戍。有門下士官於陝，迎謁公，竊為不平，見公談笑自若，不敢進言，退謁鄭夫人曰：「甚矣！」

此行也。」鄭夫人曰：「子毋然，朝廷以汝師能，舉天下大局付之，今決裂至此，得保首領，天恩厚矣！臣子自負國耳，敢憚行乎？」公在塞外，奉命勸辦開墾事宜，親歷庫車等縱橫三萬餘里，水利大興。稍暇則以筆墨自娛，書法具體歐陽，詩宗白傅，在官事無巨細必躬親，家居必熟訪民間利病，白諸當道。在戍所求題詠者，雖踵接不暇應也，遠近爭寶之。伊犁為塞外大都會，不數月繡楮一空，公之手跡遂遍冰天雪海中矣。

二十五年秋，開復以四品京堂用。十一月命署陝甘總督。會野番肆劫，先飭鎮將防護馬廠，時承平久，營政弛，公出按邊，命演巨炮，舉營無知者，惟一老卒能之，公立授以官。士氣爭奮，尋剿捕，番族及漢奸殆盡。明年授陝西巡撫。關中旱，民不能耕，爭殺牛以食。公曰：「如此則來歲又饑也。」即飭官為收耕牛，償其值，勸富民質牛，予以息。次年，乃成大有秋。

二十七年遷雲貴總督。鎮中漢、藏構釁，垂數十年，焚殺無虛日，議者各有所袒，莫能決。公至，諭之曰：「只分良莠，不分漢、藏。」適藏民丁燦庭赴京疊控漢民沈正達等，有司提犯解訊，保山民糾眾奪犯，毀官署，搜殺藏戶，並抗拒鎮道兵。公提兵出剿，途中聞趙州之彌渡，有客藏勾結土匪滋事，遂就近先剿彌渡，殲匪數百，保山民聞而股栗，縛匪迎師。公召漢、藏父老各諭以恩信，復乘勢搜獲永昌、麒麟歷年拒捕戕官諸匪，置諸法。

得旨加太子太保，賞戴花翎。明年引疾歸，滇人繪像以留紀念。公家居倡驅夷議，大忤當事者，又思中傷之，會璽書召用，讓者乃止。時方以西洋為憂，後進就公請方略，公曰：「終為中國患者，其俄羅斯乎？」聞者感焉！

公之薨於行台也。易簣時呼星斗南者三，年六十有六。公服官江南最久，以吳民苦賦重，講求漕政，不遺餘力。在粵時，中旨詢江南漕務，公條舉四端，曰本原、曰補救、曰本原中之本原、曰補救中之補救，宣宗褒許。

文宗之召公也，將使籌畿輔水利，即公前疏所謂本原中之本原者也。以二聖知公之深，任公之重。以公報國憂民之心，一往無所卻顧，而卒不果行，惜哉！公之政績，以辦夷務，剿粵寇，二者為最巨，而皆齎志以終。此海內士大夫，下及婦人孺子，聞公薨，所由太息流涕，共為天下惜者也！

公天性孝友，事事以養親顯志為念。自奉儉而資助族戚，歲必數千金；尤愛士，所至必擇其秀異者，召入官署，勸以學行；家

居凡族姻中子弟讀書者，約期治膳，集而課之，曰親社。居官每黑夜潛行，躬自微察，無敢因緣為奸。然待人以恕，接人以誠，人咸樂為之用。公好勤動，與處數十年者，未嘗見其袖手枯坐也。